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Christine Nöstlinger

克里斯蒂娜·纽斯林格[奥地利]/著
杨立/译

伊尔莎出走了

DIE ISE IST WEG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伊尔莎出走了

DIE ITSE IST WIE

Christine Nöstlinger

克里斯蒂娜·纽斯林格[奥地利]/著
杨立 /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尔莎出走了 / (奥地利) 克里斯蒂娜·纽斯林格著; 杨立译.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书名原文: Die Ise ist weg
ISBN 7-5376-2018-0

I. 伊… II. ①克… ②杨…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068 号



Die Ise ist weg
© Verlag Friedrich Oetinger, Hamburg 1974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Einband von Manfred Limmroth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伊尔莎出走了

克里斯蒂娜·纽斯林格 [奥地利] / 著

杨立 / 译

林韬 / 封面绘画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4.75 印张 9.7 万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30 元

(本书独家中文版权由 Oetinger 授予)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内容提要

再婚家庭的复杂关系，母亲对与前夫生的子女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父亲对与前妻生的子女冷漠、放任，致使伊尔莎姐妹俩得不到家庭温暖。漂亮的十四岁女孩伊尔莎性格倔强，既爱打扮，又有点虚荣，爱说谎，因不堪忍受母亲的粗暴教育，终于离家出走。十二岁的妹妹埃莉卡性格内向，在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姐姐的下落。本书语言平实，人物形象鲜明，深刻揭示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对孩子人格的健全有所启迪，而且更值得家长与教育者深思。

1967年4月2日庆祝第一次“国际儿童图书日”的时候，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的创始人杰拉·莱普曼在一封给儿童的信中这样写道：“一想到你们将全都来读同样的书，相互之间了解这么多事情，这不是很令人惊喜吗？”她住在瑞士，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莱茵河畔同德国和法国接壤的巴塞尔城。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创建于1953年，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想聚在一起，更好地了解用不同语言，在不同国家为儿童所写的书。现在过去了近五十年，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已经发展成为推广儿童图书，促进儿童阅读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设有分部，在这个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人们都坚信，图书是连接儿童之间的桥梁，图书帮助儿童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最著名的活动之一是每两年给一名儿童图书的作家和一名插图画家授奖，以奖励并感谢他们写出了好书，画出了好的插图。这个奖叫做“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是给予儿童图书创作者的最高奖。丹麦女王H·R·H·玛格丽特二世是这个以出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著名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

蒂安·安徒生的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赞助人。也许你已经读过或听说过他的一两部作品，如《丑小鸭》或《美人鱼》吧？

迄今为止，已有来自二十一个不同国家的二十三位作家和十七位插图画家获得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他们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现在还有了中文译本，编入了这套丛书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巴西的莉吉亚·布咏迦·努内斯是安徒生奖获得者之一。她写了《走钢丝的人》和《黄书包》等作品。她是用葡萄牙语写的，这是巴西的官方语言。她指出，由于学外语很困难，所以读者和作者都依赖于优秀的翻译家出色的翻译。

已经成名的所有作家，在童年都曾经是如饥似渴的读者。莉吉亚·布咏迦·努内斯告诉我们，是那些具有丰富的想像力的图书伴随着她成长：一天又一天，书给她的东西越来越多；书把她带到世界各地，带到圆顶冰屋、茅屋、宫殿和摩天大楼。只要她做出选择，书就把她选择的东西带给她。

写出了《养女基里》和《我爱雅各》的美国作家凯塞琳·帕特森说得很有道理：世界属于读者。借助图书，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去世界各地或者去遥远的星球。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大自然的奥秘，我

们甚至可以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感情和思想。巨大的财富在等待着我们。啊！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打开书的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如果你的想像力要发展，那么就需要帮助。”另一位可爱的安徒生奖获得者，创作了如此令人惊奇的长袜子皮皮、强盗之女罗尼娅等人物的瑞典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说：“它需要那些小小的字母和文字，需要那些可以写进书里去的東西，那些令人激动、令人愉快的美好事物。好书能点燃探索的明灯，帮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看见在通常情况下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澳大利亚作家特利西亚·莱特逊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无所不知的人是没有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块魔毯，但是它是藏在你们的脑子里的……你们坐在家中的椅子上，它就能带你们周游世界，知道好多激动人心的事，你可以感受一切，可以看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并知道接下去将要发生什么。你足不出户就可以走访你的邻居，去每一个国家……”

是的，图书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文学首先是转换成语言的世界……图书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你该大声疾呼什么，该为什么而斗争，该与谁联合，从哪里开始改变事物。”这是写出了滑稽冒险故事《从罐头盒

里出来的孩子》的奥地利作家克里斯蒂娜·纽斯林格说。莉吉亚·布咏迦·努内斯则认为，世界上有这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贫穷、不公、战争。设法知道并理解人们在其他国家如何生活的，可以大大有助于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保守秘密》一书的作者，挪威的托摩脱·豪根说：“如果我的心没有在字里行间跳动，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所写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指望我的书在别人眼里栩栩如生。”他还说：“我写到了梦的必然性，写到了幻想的力量和创造性。”

以色列作家尤里·奥莱夫创作了《鸟雀街上的孤岛》中的阿列克斯、自称为“巴勒斯坦王后”的莉迪娅等一些了不起的男女主人公。他说，他整个一生都受到一种东西的驱动，这就是讲故事的需要。这种需要引发出越来越多的故事，架起了年龄、文化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的桥梁。他收到许多孩子的来信，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自己的眼光来读他的作品。

美国作家弗吉尼亚·汉弥尔顿说，她要让她的书创造一个世界，使其中的人物同现实生活中的人，同普遍的情感，直接建立起相互的联系。我们在她的小说《了不起的 M.C. 希金斯》和《小布朗之星》中都看到了

这一点。讲故事是她呈现并同读者一起享有她那特定的美国黑人社会的一种方法。在她以前，她的父母，以及她的父母的父母，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做着同样的事情。她继承了古老的传统，用故事作为保留传统的手段。故事在她的手中成为一种魔力，成为一种能源，她将这种魔力和能源传达给那些阅读的人。

写了《六十个老爸的房子》和《坎迪，快回家》的荷兰裔美国作家门德特·德琼告诉我们，孩子们常问作家的问題之一是：“你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些想法似乎来自什么地方，又似乎不是来自什么地方，总之是来了，以许多奇怪的方式来了——但是来自于内心。作家的职责是全部艺术的职责，这就如中国思想家陆机所说，是‘笼天地于形内’。”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却是一个美好形象。例如，请想一想，你如何能“笼”美景于一张照片的“形内”，或者“笼”一个故事于字词、句子、章节甚至一整本有头有尾的书的“形内”。

“故事在哪里？”深受爱戴，创作了《洋葱头历险记》和《电话里的童话》的意大利作家贾尼·罗大里在他最著名的一段诗文中写道：“在每一件简单的事物中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桌子的木头中，在玻璃中，在玫瑰中……”

“我们说的事情会实现，”贾尼·罗大里还说，“重要的问题是要让合理的事情实现。没有人拥有法力无边的词。我们必须一起来把它找到，在每一种语言中，带着激情，真诚地、富于想像地去寻找。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写能使孩子们欢笑的故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孩子的笑更美的了。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一起欢笑，所有的孩子，无一例外，那么这将是伟大的一天——让这一天到来吧！”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秘书长雷娜·迈森
2000年2月15日于瑞士的巴塞尔



我要把这一切全写下来，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该从哪儿开头和该写些什么。我只知道事情的结尾是怎么样的。

结尾是伊尔莎离家出走了。

伊尔莎是我姐姐。她在不久前走掉了。她再不会回家了。他们说过，如果伊尔莎回来了，就让她进教养院，因为他们没法再承担这样的责任了。警察局来的那位女警官则认为，首先必须得把伊尔莎找到，然后妈妈才能考虑送教养院之类的问题。爸爸说，这事要由他来参与决定。但他的话不对。在这种事情上他根本不该有发言权。

我不想让伊尔莎回来，因为我不愿她被送进教养院去。

我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们。

妈妈和库尔特说过，我必须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他们。爸爸、奶奶和其他人也都这么说过。但我什么都没有对他们说。

“到哪儿去都比呆在这里强！”伊尔莎在她离家之前，





这样对我说过。对她来说真是如此。要是我也有十四岁了，要是我也跟伊尔莎一样了，很可能我也会会有她这样的想法。但奥立沃长大后是不会这么想的。

我一直坚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是穿着红大衣出门的，临走时说，她要去买一个边上带修改栏的横格练习本。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妈妈！”

“她真没再和我讲什么别的了，库尔特！”

“请你相信我吧，爸爸！”

“当时我正在解一道有 x 、 y 和 z 的方程式，是一道难题，警官小姐！我没有注意我姐姐！”

“你该高兴，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家庭。这可有不少的长处呢。”妈妈有时常这么对我说。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可真是个牵强而蹩脚的玩笑。不过长处在某些时候倒确实有。比如过生日时我能收到三位祖母、三位祖父、一个妈妈、一个爸爸、一个继父，还有爸爸的妻子、继父的前妻以及六个兄弟姐妹送的礼物。

这听起来很复杂，可事实上却相当简单。

我妈和我爸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这就是伊尔莎和我。后来他们离了婚。爸爸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后又有了两个孩子。妈妈和库尔特结婚后，也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库尔特早先也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孩子。

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少有的。我们班上就有好几位同学的父母离过婚，他们的父母再结婚后也有又生了孩子的。只有那些负担以前子女赡养费颇感吃力的，才不敢再多生小孩子了。

爸爸和妈妈离婚的时候，伊尔莎七岁，我五岁。据说





他们是因为性格合不来，彼此没办法相处下去了而分手的。但想必还有旁的什么原因，否则妈妈就不会把离婚判决书严格对我们保密了。有一回，当我找我的预防接种证书时，我在文件夹里见到过那份判决书，但我还没来得及把第一段文字看完，妈妈就把它从我手中夺走了。她还说，那跟我毫不相干。当时我注意到她的脸都红了。

他们离婚后，伊尔莎和我先住在奶奶家里，爸爸还留在我们原来的住房里，妈妈搬到姥爷、姥姥家去住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和姐姐也住到姥姥家去。那时妈妈在一家报社里当秘书。

她在报社的编辑部里认识了当编辑的库尔特。两年后妈妈嫁给了库尔特，于是我和伊尔莎就从奶奶家搬到了库尔特的住处。以后妈妈又生了奥立沃和塔雅娜，塔雅娜只比奥立沃小一岁。塔雅娜和奥立沃都管库尔特叫“爸爸”，而伊尔莎和我则叫他“库尔特”。但对库尔特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四个人全都叫祖父和祖母。

我根本不喜欢这个祖母，因为她也不喜欢我，祖父倒是十分和蔼可亲。过去爷爷，就是爸爸的父亲，也是十分和蔼可亲的。但现在他已经老糊涂了，说话非常滑稽可笑。有时候他说得太可笑了，奶奶听了后甚至都哭了。他总坐在那里唧唧喳喳地自言自语着。上一次我去看他们时，他还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是谁来着。

“这是埃莉卡，是埃莉卡呀！”奶奶对他大声嚷着。

爷爷耳朵聋得厉害，只有大声喊才听得见。

“唔，是是，是埃莉卡。”爷爷接着说。可没过两分钟他又问：“这小姑娘是谁啊？这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每星期四放学后都去看望奶奶和爷爷。以前伊尔莎跟我一起去。一直到一年之前，在爷爷变得糊里糊涂、非常滑稽可笑之前，我们总是一起去奶奶家的。但从那之后伊尔莎就逃避去看望奶奶和爷爷了。她还说，奶奶家总是味烘烘的，到处都有一股酸白菜和油焖土豆的味道。这话倒是真的，可我并不讨厌那种味道。

实际上那酸白菜和油焖土豆的气味并不是从奶奶的小厨房里、而是从住在奶奶隔壁的胡伯太太的厨房里散出来的。在奶奶住的那栋楼里，每家的小厨房都紧靠着房门。厨房都没有窗户，只是在朝门厅开的玻璃门上方有个排气口。排气口的铁扇叶总是开着，于是酸白菜和油焖土豆的气味就从胡伯太太厨房的排气口散了出来，再通过奶奶厨房的排气口灌进屋里去。奶奶家那气味根本就没法治。

“我以前的公公和婆婆过的日子真令人难以想像！啊，真是可怕！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今天怎么还可能像他们那样生活。”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妈妈曾对一位来访的客人这么说过。接着，她还向客人描述了奶奶和爷爷的厨房和居室是什么样子的。她讲道，他们的住房里没有自来水，只能在一只大塑料盆里洗澡。加宽的双人床和四个立柜把居室塞得满满当当的，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不光是柜子里面装满了旧东西，床铺底下还摆放着百十个旧纸盒子、铁罐子和皮箱什么的。

“您不妨想像一下吧，”她说，“在那个狭小而拥挤不堪的居室当中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的花瓶里还插着好人一束塑料花，而且还是红酒色的玫瑰花哪！”

妈妈那天晚上讲这些话时，伊尔莎就坐在妈妈身边。当时我注意到，伊尔莎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伊尔莎在生





气或发火时总好把两眼眯起来，像一只猫那样盯着人看，但妈妈并没注意到伊尔莎正眯紧了双眼盯着她呢。她扭头问伊尔莎：“也许现在插的塑料花不是红玫瑰了吧？”

“你自己去瞧瞧吧，要是你感兴趣的话！”伊尔莎大声吼叫着站起身来，跑出了起居室。

妈妈用惊异的目光送着她跑走了，对客人说，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真太难对付了，动不动就要小脾气。停了一下妈妈又想问我，我本想如实告诉她，奶奶的塑料玫瑰早已换成塑料丁香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库尔特就插上话说：“别再无聊了，洛特，不要总讲这些了！”

于是妈妈立刻就换了话题

我走进我们的房间时，伊尔莎正坐在书桌前用淡绿色的指甲油染指甲。因为她一直还在生气，所以手有些发抖，把指甲周围的皮肤也染上了绿色。

她说，妈妈简直令她作呕！一听到妈妈那样说话，她就气得要命，根本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妈妈卧室里从意大利进口的镜子，”她气呼呼地说，“完全跟奶奶的塑料玫瑰花一样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只不过是价钱贵得多罢了！妈妈只因为她嫁了个有六室一厅住房的男人就总做出一种好像是高人一等、自以为了不起的姿态来，真让人受不了！恶心！”

我想让伊尔莎平静下来，所以对她说：“你说得很对，但你没有必要生这么大的气，这么激动呀！”

“你是个肉头，你像个木头人！”伊尔莎朝着我喊起来了。接着她又大声数落了我半天。虽然她有些话让我感到很不公平，但我知道她不是出自恶意的。伊尔莎发脾气大喊大叫时总是挥动着她的手臂。她的拳头撞倒了指甲油的





小瓶子，淡绿色的指甲油流到了书桌的桌面上。我忙试着擦掉那指甲油，可怎么也擦不干净。我们的书桌是不久前新买来的，我不愿意让妈妈发现桌上的绿色痕迹而发火，于是我就找来了一瓶指甲油清洗剂，在黏糊的绿色油迹上倒了一些。可我万万没料到，清洗剂把桌面的漆皮也给溶化掉了一大片。

“哼，这下子更好看了，你这傻瓜！”伊尔莎叫嚷着。

遗憾的是我从来不会真正地发脾气，不管别人如何不公正地对待我，我都不会发脾气。

我说：“你不必紧张，我会对妈妈说，全是我的过错。”

“谢谢！可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伊尔莎说。

从她的语气中我能听出，她不是随便说说，而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妈妈准保会大发雷霆，没完没了地吵闹的。”我忙说。

“那又怎么样呢？随她去吵闹吧！要是闹得让我受不住了，我马上就走！”

她这话的含意当时我没理解。那时我还以为她指的是要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或者是躲到厕所里去。当妈妈没完没了地责骂我时，我就常这么做的。

但伊尔莎接着又说：“反正我对这一切早就感到腻烦了。我心里烦得要死！我憋闷得快要大声叫喊起来了！”

我从厨房里取来了块湿抹布，想要把桌面擦干净。可再擦它也恢复不了原样了。

“那你想到哪儿去呢？”我问道。

“能去的地方多着呢！至少有一千个地方可以去，一千个！”伊尔莎说。





但听她这话，好像她连一个可去的地方都说不出来，因此我也就不再问下去了。

我相信，我没有把开头写好。

如果写关于伊尔莎的事情，那我想，首先我必须得描绘一下伊尔莎的外貌。这是非常重要的。

伊尔莎长得非常美。这可不是一般人常说的漂亮、好看、可爱什么的，她是真正的靓丽。她全身上下，从头顶直到涂着指甲油的脚指头，没有一处是不美的。

她有一头浓密而有光泽的深棕色披肩长发。她脸上从来没有长过雀斑或是粉刺。她那双大眼睛是灰色的，上面泛着淡绿色的光纹。她的鼻子生得小巧而优雅。虽然她身材非常苗条，腰围只有四十六公分，但她的胸部已高高耸起，轮廓十分鲜明了。教她们美术课的老师曾说过，伊尔莎的身段是严格遵循黄金分割比例组合起来的。对我姐姐的外貌我还可以再写上好几页，比如像她那洁白整齐的牙齿、修长的睫毛和她那双被男生们戏称作“梦幻之腿”的既细长又圆直的大腿等。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我还没有提到，那就是伊尔莎身上有种别的人少有的气质！这一点我时常都能感受到。当课间休息我走进她的教室时，她班上的三十多个姑娘都在那里。有站着的、坐着的，也有的在走来走去。她们当中有长得漂亮的，有相貌平常的，也有长得难看的。但伊尔莎跟她们都不一样。

她班上的海尔塔也很漂亮。但是当海尔塔穿上一件廉价的、洗得退了色的套头衫时，人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而我姐姐即使是穿着一件廉价的、洗得退了色的旧套头衫，别人看了也不会察觉到。最便宜的人路货穿到了伊尔莎身

